

从护村御匪到非遗传承

## 牛胡村百年竹马“跑”进丙午新春

陶春燕 崔宇晴  
通讯员 刘明明 聊城报道三百年前的“火种”  
108种阵法守村庄

跑竹马的这团火，三百年前就被一个女人点燃。

牛胡村的人，讲起竹马的来历，不讲历史书上的年份，都说“老奶奶”。

老奶奶姓孟，娘家在孟家楼（今属在平区韩屯镇）。明清时期，她坐着花轿嫁进了牛胡村，嫁给了十二世祖牛芝芳。

那时候牛胡村富。九世祖牛刀当过监察御史，家底厚，厚到惹了贼。夜里常有人摸进村，偷粮、牵羊、掳人。村民们守着粮仓发抖，不敢出声。

孟氏自幼精通竹马舞技艺，目睹村民深受盗匪之害，便主动将“跑竹马”的技艺传授给全村青壮劳力。每到夜间，青壮们身着服饰，骑着竹马，手持兵器在村中奔跑穿梭，搭配喧天的锣鼓与通明的灯火，营造出重兵把守的假象，成功迷惑并驱离了盗匪。

为纪念孟氏，村民们每逢节日便自发跑起竹马。这项原本护村御匪的权宜之计，就此扎进乡土，在代代相传中凝成村落的文化胎记。

至于竹马究竟始于何时，一说始于明朝（距今约400年），一说始于清朝嘉庆五年（距今约300年），亦有记载称已传承380余年，虽时间不一，但都印证了这项艺术的悠久历史。

村里老人们都说，“老奶奶”带来的竹马，演的是杨家将看家护院。因此，旧时跑竹马有着“传男不传女”的说法，上场的都是青壮年。

明清至民国，是竹马的鼎盛时代。

彼时阵法多达108种，二龙出水、八卦连环、迷魂阵……皆从古兵法化出。骑手多达两百余人，按竹马颜色身着同色盔甲，持兵器，踏鼓点，阵型变幻如行军。

一匹竹马，要经17道工序。选竹篾，扎骨架，糊纸，上色——马颈、马首、马身，三段相衔，拴在腰间，人动马跃，栩栩如生。

元宵节当地演社火，竹马一出，热闹非凡。整座村庄的兵气和喜气，都随着跃动的竹马昂扬。



牛洪峰(前左)在博平镇新春演出现场跑竹马打头旗。

腊月的牛胡村，天黑得早。

晚上七点，村委会大院里的灯亮了。旧鼓试了两声，闷闷的，但很有力。74岁的牛兰喜站在院里来回踱步，看着人三三两两往这边来。

“齐了！”一声吆喝后，锣鼓响了，尖锐又厚实。20多位村民或拿旗帜、或执马首。起初脚步有些乱，旗走快了，马没跟上。有人站在队伍旁来回巡看提醒，几个回合下来，队伍顺了。

马蹄声声，旗帜猎猎。在这安静小村庄的夜里，恍惚间，真有种将士巡边、守土护村的气势。

这是腊月二十二（2026年2月9日），山东聊城在平区博平镇仰山书院新春演出前夜。为了这场十余分钟的表演，这些平均年龄超过六十五岁的村民，在零下的夜里已经排练了三个晚上。

牛兰喜不跑了。他的腿在上一个马年（2014年）做过手术，跑不动了。但每年春节排练和演出他都来，站在场边看，杂活他都干。今年锣鼓队临时缺了个人，他顶上了。

他管自己叫“后勤”。对于跑竹马这件事，他给自己的定位是——“一根火柴，点把火，让它热起来。”

曾经声停二十年  
六匹竹马重开张

到了上世纪70年代，受社会变革、生活方式转变等因素影响，竹马表演逐渐走向衰落，甚至一度在村落中销声匿迹。

而老一辈艺人的相继离世，更使得复杂的竹马制作工艺与精妙的表演阵法面临失传危机。这项古老艺术从曾经的万人空巷陷入了无人问津的困境。

马蹄声一停就是二十多年。

到了20世纪末，牛洪祥、牛兰喜、牛兰峰等老艺人怀着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坚守，克服种种困难，主动牵头推动竹马表演的复苏。几人凭借记忆反复摸索，重新掌握了濒临失传的竹马道具制作技艺，为表演的恢复奠定了基础。

牛兰喜记得，1996年的冬天，牛兰峰从摔泥开始，摔了三四天，摔得像揉好的面团，然后捏马头、扎竹骨、糊毛头纸。

毛头纸买不着。牛兰喜每次外出卖菜，逢人就打听。有一回从临清卖完西红柿回来，看见路边有一大捆机器过滤纸，他像捡了宝一样抱回家。

“咱别叫它绝了。”那阵子他总把这句话挂嘴边，“要是再弄不起来，就真断了。”

六匹竹马糊出来那天，牛胡村的大喇叭响了。

牛兰喜拉来一帮人，合计好各自的工夫，练了整整一个冬天。晚上锣鼓一响，村里的大人孩子

都挤到院里瞧。

后来镇上文化站的人来了，带着他们四处演出。

“那时候一进博平城，打不开场子。”牛兰喜比划着，眼睛亮起来，“人山人海，竹马一跑，戏台都没人看了。”

往后近四年的时间，跑竹马风光无限。

头旗总会有人扛  
乡村妇女齐上场

可后来，文化站站长病了，没人张罗。老旧的竹马道具开始破损散架，牛胡村的竹马，又被放下了。

牛兰喜没放下。他带着村里人跑花车、跑花船，也是热热闹闹的，大家都高兴。可他还是惦记着竹马。

又过了几年，镇上文化站的人找上门来说：“花车花船没啥看头了，咱还是把竹马捡起来吧。”

牛兰喜等的就是这句话。但他的腿脚有疾动过手术，长时间的跑动难以维持。他找了当时四十出头的牛洪峰来打头旗。牛洪峰的父亲牛兰春曾经也是跑竹马的老手，父亲教的，牛洪峰都记得。从20世纪末开始，到如今他接触竹马已经20多年，是牛胡村跑竹马队伍里的核心人物。

接过打头旗的任务，牛洪峰就成了这支队伍的眼睛，他在前头怎么跑，后头人就怎么跟。一茬人跑不动了，又一茬人接上来，他一直扛着那面旗。

挨家挨户喊人的活儿，也换了人。村民李保山接手了。“现在

队伍里妇女比男劳力多，”他说，“男壮力都出门打工了，就妇女们有时间。老辈子传男不传女的说法，早改了。”

2011年，牛胡村“跑竹马”入选聊城市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2013年，牛洪祥被认定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。如今，牛兰喜、牛洪峰也是区级代表性传承人。

只要它不断  
就有传下去的希望

临近2026年春，镇上文化站的人又来了一趟，说“服装不行了，镇上给换新的。”

没多久，新服装就运到了村委会，红的绿的蓝的紫的，七色分明，崭新崭新。晚上排练天气寒冷，村支书来了一趟，拿了个“小太阳”取暖器，红彤彤的，像一小堆篝火。

2026年2月9日，博平镇仰山书院，新春演出现场一派欢腾景象，各类节目轮番上场。

“跑竹马”的锣鼓响了。

今年60岁的牛洪峰扛着头旗走在最前头，哨子叼在嘴里，六匹马和其他旗手在后边跟着，哨子一吹，全队变阵。鼓声越来越急，队形越收越紧，最后两排并列，收马阵。“现在一共八种阵法，一吹哨就代表变阵，给队员一个提示，或者他们速度跟不上了，一吹哨，他们就知道自己该紧张起来了。”牛洪峰说。

袁玉香今年80岁，是队伍里最老的“马”。

她记不清楚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跑竹马，只笑着说从“打一开始”就跑，跑了几十年。竹马断掉的那些年，她没处跑；竹马捡起来那天，她又站进去了。“在家闷着还不如出来走走，只要身体允许，一直接着玩儿。”她说。

“过了春节在博平镇还有一场。马年跑竹马，大吉大利，马到成功！”牛洪峰说，这几年他也试着创新阵法，“但主要还是以老祖宗传下来的为主，新阵不好创。”

演出结束后，村民们收拾道具，装车回村。“往后我想着，多给我孙子那辈人说说竹马，让他们都知道。”牛兰喜看着忙碌的人群，内心有些感慨，“只要它不断，就有传下去的希望。”

百年竹马，它得意过，也失声过。蹄疾如擂鼓，也曾碎如残雪。而今，穿过道道风雨阻碍，跑进了2026丙午马年新春。

## 以案释法：聊城某公司生产过度包装食品被查处

**案情简介：**2025年11月24日，在2025年度商品过度包装监督抽查中发现，聊城某公司生产的“银耳燕窝饮品”包装空隙率为59.3%，超出GB23350-2021要求的30%，空隙率判定为不合格。2025年12月2日，收到过度包装抽检不合格线索反馈后，聊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立即对涉案企业进行了执法检查，向当事人下达了聊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改正通

知书。当事人对已出厂涉案产品进行下架召回，对库存的该批次产品包装进行了集中销毁处理。

**以案说法：**为减少浪费，避免过度包装，促进绿色消费。市场监管总局（国家标准委）发布《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？食品和化妆品》（GB 23350-2021）国家标准及《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》国家标准第1号、第2号修改单。该标准对商品的包装层数、包

装空隙率、商品必要空间系数、包装成本等都做了强制性规定。

生产经营主体生产经营不符合《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》（GB 23350-2021）规定包装要求的商品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第六十八条“生产经营者应当遵守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的强制性标准，避免过度包装”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

治法》第一百零五条，违反本法规定，生产经营者未遵守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的强制性标准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将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或者处以行政处罚。

**温馨提示：**节日期间，聊城市

市场监管部门将以大型商超、星级酒店商务柜台、礼品专卖店等为重点场所，组织开展检查。深入核查重点违法线索，对发现的违法问题进行全链条追查。

拒绝礼品过度包装，不仅是对自然资源的珍惜，也是对传统文化本真的守护。通过这一细微而具体的行动，我们能在团圆喜庆的节日中，传递更健康、更有温度的消费观念与社会风尚。